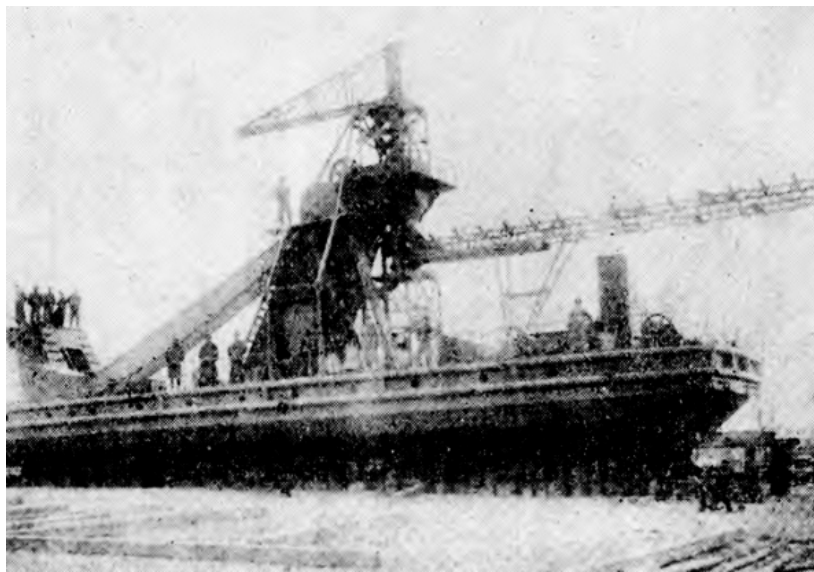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从青岛港政局借来的挖泥船，到位后却不能使用，疏浚羊角沟海口计划再次推迟；位于羊角沟交通要道的太平桥年久失修，商界齐议呈文山东省建设厅，请求拨款重修，未能如愿。

种种原因致挖泥船弃用



小清河疏浚工程所用挖泥船

挖泥船运抵海口 靠大潮方能驶入

1932年5月15日，宋文田、徐汇浚押运挖泥船和盛泥船抵达羊角沟。次日，宋文田乘火车赴济，向张鸿烈报告船运情况，随后赶回羊角沟。

6月9日，张鸿烈主持召开小清河临时工程委员会第62次常会，通过宋文田电报发来提案：“派员赴海口规定施工计划，并雇用民船帮助载泥。”原定从青岛购买一艘盛泥船，最终没有购买，只借了一艘水星号，不能满足山西号的挖掘量，只能雇用民船。6月14日，小清河临时工程委员会第63次常会研究决定，羊角沟第六水文站测量潮位，为挖沙工程提供依据，增添测夫一名，费用从海口挖沙工程费中列支。

这艘船的使用情况出现了多种说法。6月18日《申报》报道，“用山西联斗式挖泥船，挖羊角沟小清河海口淤沙，随挖随淤，已停工”。6月19日《山东民国日报》报道，“借得山西号联斗式船一只，运羊角沟后，试行工作，则殊不适用”，山西号船身大，水深处需轮船拖带，且联斗式挖泥船本来是挖泥的，用来挖沙“徒劳无功”，因为泥不流动，沙是流动的，挖沙需要用吸管式船。曹瑞芝到天津请海河工程局英国工程师柴浦门来济，转赴羊角沟。柴浦门在津有十多年的挖沙经验，由其帮助设计挖沙方案，准备大潮之时借潮力将山西号拖入小清河河道，挖掘小清河淤沙。张鸿烈7月份给省政府写的报告称，“该船年久失修，即在海口内难以转动自如”，没有在羊角沟使用。

山西号首抵羊角沟，因吃水太深，潮水较浅，难以驶入，接着驶至龙口待潮。6月21日，潮势变大，山西号勉强驶入羊角沟。在现场的曹瑞芝发现山西号的问题后，致电济南，请示如何处理。这时，山西号船工又发现，“船上轮轴为风浪所激，致有损坏，不敢再事停留”。随后，山西号驶回龙口。山西号管理员王兆芾致电山东省建设厅，该船“绝对不能在羊角沟海口工作”。张鸿烈召集人员议商，羊角沟不再借用山西号，运输等费用及时清算核销。

疏浚工程一拖再拖 海匪逞凶沿海地区

借船无法使用，从外国买船之议也未落地。这年8月，张鸿烈派宋文田赴天津，与承包葫芦岛工程的荷兰治港公司接洽，邀其承包羊角沟海口工程。没有史料记载荷兰治港公司参与了小清河治理工程。

前面提到，张鸿烈派员赴天津了解挖泥船制造情况并绘制图纸。1933年初，山东省交通水利机械厂建造的济南号挖泥船投入使用。不过，济南号仍是适合内河挖泥使用的联斗式，动力16千瓦（22马力），每小时挖泥35立方米，首先在济南城北小清河挖泥疏浚。后又修造了黄台号、石村号，分别用于黄台和石村段工程。这三艘挖泥船皆未到羊角沟施工，羊角沟海口疏浚工程一推再推。

山西号在羊角沟工作期间，张鸿烈呈请韩复榘，调派一个营的兵力增驻羊角沟，剿防海匪，确保施工环境安全。

1932年6月，山西号抵达羊角沟不久，海匪在寿光、广饶、利津、沾化沿海地区肆虐，抢劫渔船、商船，绑架勒索。负责沿海防

务的是第二十师第五十九旅一一八团，该团与驻地警察、当地联庄会实行联防，剿治海匪。海匪将寿光、广饶渔船、商船劫持到沾化沿海，沾化县联庄会会长徐子平协助驻军和警察围剿，一直追到羊角沟海面，击毙海匪数十人，生擒十多人，夺回渔船、商船数十艘，解救被绑架人员80多人，将寿光、广饶被解救人员“就近交羊角沟商会，令各家领回”。

6月20日，羊角沟商会及两地被解救人员代表在《山东民国日报》刊登广告，感谢第二十师第五十九旅旅长赵心德、一一八团团团长滕连荣、沾化县联庄会会长徐子平、利津县联庄会会长岳光耀、羊角沟水上警察队长石龙轩。寿光、广饶被绑架人员包括于衍孝、于世杰、杨清臣、庄怀德、庄小春、刘万安、张宗仁、刘万树、刘清云、于忠、于乐水、张元琛、于衍明、于衍亮、于世俊、苏小孩、于小殿、于乐松、于化熙、刘俊升、吴子章、许玉贵、于衍凯、于奎训、于文海、于衍贵、于本孝、万清松、于乐忠、于本善、苏小妮。

商界呈文省建设厅 请求拨款修太平桥

海口疏浚工程列入日程，羊角沟商界一片欢腾。但据他们了解，羊角沟商埠西首的太平桥并未列入工程计划。1932年5月，羊角沟商界代表耿锡寿等联名呈文张鸿烈，请求拨款重修太平桥。

小清河由西向东偏北入海，爬拉沟由南而北汇入小清河，羊角沟商埠位于小清河南岸、爬拉沟以东。横贯商埠的交通要道太平桥，向西过爬拉沟，太平桥即为此街穿越爬拉沟的桥梁。

太平桥建于1895年，1918年重修，石质桥柱，木质桥面。十多年来，潮流冲击，风雨侵蚀，导致石柱移动，木板朽腐，加上桥面连接的是土路，到了雨季，更难行走。呈文申明，太平桥“为盐务、粮栈、木行、渔业、滩业以及往来商旅必由之径”“桥之兴废于商务、盐务有最大之关系”，“若长此迁延而不置理，势必日益塌陷”。

羊角沟众商家“目击此状，惘然忧之”，集议重修太平桥，“以利交通，而便运输”。他们大致估算了一下，修桥工料需款一万八千多元，再加其他附属设施费用，共

需资金两万多元。呈文说，“值此生意萧条，商业凋敝，兴修如是之大工，商等即沿门托钵，竭诚劝募，尽力捐输，仅筹措三千元”，加上历年积存底款三千元，现有资金六千元，“杯水车薪，究属无济”，如果贸然兴工，“恐有始无终，难底于成”。

呈文恭维张鸿烈：“厅长图维建设，百端俱举”。然后分析道，现在借挖泥船挖修海口，以期便利交通，发展商业，太平桥“于商业盐业最关吃紧”，如果只修海口而不修太平桥，“则于盐税之收入及一切商客之往来，仍多阻梗”，“更非所以谋建设利交通”，请求政府拨款补助。

6月1日，张鸿烈作出批示，派员前往羊角沟勘查详情，然后报请省政府核批。据1934年《重修羊角沟太平桥碑记》记载，1933年，羊角沟盐务稽核支所张所长提议，各方捐款，“竭力续修”，耗资一万两千多元，历时四个月竣工。看来，羊角沟商界代表的拨款请求并未获批，修桥所需资金是商家再次捐款凑成。



1932年6月20日《山东民国日报》所刊广告。



1932年5月23日《山东民国日报》报道。